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雜著

紀剿徐海本末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

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叅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

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勝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澈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路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

既獲謀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
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
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
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
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
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
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
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叅將宗禮
與裨將霍貫道等廼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

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
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
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
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
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
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
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
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
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

自華樓卷十
三
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
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
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
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
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國家
且柰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
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
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
將士所不得斥埃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

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
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於是遣辨士蔣
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
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欵定海
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
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
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
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
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

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
海峰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欵定
海關 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
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
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
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
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
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
容私謀者故縱首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

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
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
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
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
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
東黨也鴛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
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
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
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

八 皇朝通志卷十
五
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令令散千
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
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
緡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即緡挽以上斬
之又募台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
東既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
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
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
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

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
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
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
烏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
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
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
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
陣然各以狃阜林之敗遂巡惶怖不敢逼而公
業遣謀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

一戰也計無可柰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為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為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 朝廷聞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為肺腑交所嘗兩推轂 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卻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

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為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廼日遣謀者哨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謀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柰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為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謀詞海謂海既內附何不如故約

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
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
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
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
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既德公不敢背
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
輸款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
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
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

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
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
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
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
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
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
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
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既諾而陳東
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

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

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鬪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

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岍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

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

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
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
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
識因顧諜諜日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
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
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 朝廷且赦若慎勿再
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
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
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胄而入

屬疆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
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
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即破永
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
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即僦沈家庄
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誼然譁諸
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
去顧豢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
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

八 皇朝通志卷七
次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
腋間胡公日遣諜詞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謀以
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垂其所之海與陳東
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
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
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
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
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
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

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
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酋竊
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莫府以自托
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
驚即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
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
面合壻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
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
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

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
人人驚而攫千餘首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
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
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
名綠妹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
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
戰百勝 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
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

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
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
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
以自翦而宛若割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
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
鄉時假令胡公持觶觶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
一蹶而憤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
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
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

八 皇朝稽古卷十
三
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 天子䟽請
海與王直兩人者爲弋媒於海上而因以纓繫
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
而趙公與公沉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
以仗劍報 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
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島人傳

海上有兩漁人者故浮筏漁海上一日颿風至
筏亡維流數日夜不知所之已而泔潮入他島

中島外多蕭葦槿艾篁蘿菴翳蒙複不可入而
兩漁人者亦迷其處又疑多蛇虺含沙之孽而
不敢復求入也頃之中忽聞呼嘯聲疑人然遂
相挽緣崖而上島上人望見稍稍來漆面椎髻
羸而羣故無所爲繒帛帶舄冠裳台化之俗並
編椶栗桐棧及他所不名樹葉以爲衣衆覩兩
漁人所衣繒帛衣前曳裾視之若眩異狀而兩
漁人者大驚前欲爲禮謁衆竟不爲禮謁而特
人人手摺而鼻嗅者再攜兩漁人入盤谷中穴

土而處牝牡鹿豕相雜斷斷如也亦無火飪之食黃髮者偶而箕踞前坐少者壯者出而採拾諸菓實以獻因徧過他穴亦如之如是者累日無間左右爲兩漁人甚驩而兩漁人者初不辯音聲欲畫地爲字以通旨意衆又顧笑殊無解者兩漁人竟亦驩遇之猶啞者之設賓主也久之兩漁人辭去復治筏沿潮而出既返至海上而無復能指示島處矣予友人栗子嘗從尚書霍元崕遊云所得於兩漁人者如此霍尚書廣

東南海人也歸安茅坤抱策遊縉紳大夫者十年矣性故朴野澹蕩好慢易人縉紳大夫非久與之處覽其情素徃徃疑而寃之而其中故無他勝與人無論親疎新故油油然若生平交亦未嘗背指人過間有聞亦酸惻低徊不欲竟聞之故苟與之久又未嘗不深交綿思也以是友朋間徃徃呼爲嬰兒茅子以是深有感於所聞島上人之事頗與已同旨願棄去人間從之遊而恨兩漁人者已忘其津處不能從廼述而贊

之曰 予聞近海多犀象翡翠玳瑁珠璣羸蛤
之利人多入海求之至相攫獵雖死不悔而島
上人獨庶視而穴處若無心志耳目口鼻之欲
然何哉豈非其波澤爲國聲教不通之幸與昔
陶處士自贊其道以爲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
民嗚呼若島人者近之矣近之矣

三益先生傳

三益先生者不詳其氏系或曰漢時人生而文
穎劍頤確齒垂耳眼中時時煙霧起世不知相

者遇之亦卜曰山澤之癯也家甚貧無三畝之
宮儋石之儲以自將澹如也少好著文章尤篤
辭賦自屈原宋玉景差賈誼司馬相如以下數
摹擬之無不得其似已而棄去獨好學窺覽百
氏之書家有先世所貯書又聞士大夫間藏書
者稍有異種不遠千里紹介購之士大夫好事
者聞輒嘆賞美異苟有他種雖千里外亦時時
爭寄貽也故六藝以下自天文地理攷山經海圖
浮屠老氏稗官方技陰陽卜筮湯盤孔鼎岐陽

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流無不洽聞客或
載魏安釐王墓中所發竹簡書三十車指難之
次答如響古之博物若倚相左丘明劉向父子
數君子者不能過也又攷 國家興王以來中
外治亂之略列侯丞相御史大夫司農宗正少
府水衡百執事名氏世次忠孝邪正之跡嘗私
倣班掾爲百官表藏于家其所撰次得失頗合
於大道然中多論刺譏訕當世故秘不出是時
四海之縉紳先生與丘壑慕古之士莫不願因

門下定交以籍聲望焉又喜任幅尺自裁不共
世浮湛人或以勢位之意屈抑之不能也間急
與之期雖死不易也獨性峭直數面刺人過衆
或難忍唯蜀嚴君平好之兩人爲深交云嘗過
君平卜肆君平爲鈎簾次坐論交謂曰吾嘗聞
仲尼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古之道殆不易
見者君豈其人耶於是呼之曰三益先生后仕
顯不終南徙至河上河上丈人聞而贊之曰世
之人嘗稱首陽爲拙柱下爲工豈不以大道透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
迺若龍蛇然後能容耶先生硜硜然守詩書仁
義之旨欲與金石四時爭尺寸之能難矣雖然
傳不云乎世有楊子雲安知其不好也先生遜
跡以俟焉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

白華樓藏稿卷之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家乘錄

丹徒紀事

嘉靖庚子春予領青陽令青陽跨九華山而縣
其君子則閑於文辭其小人則好設機利力聞
訟予以六月二十四日赴官逆於道而訟者凡
千人予稍與民約法無訟惟力田習禮讓衆皆

謝去已而頗廉其邑之故豪而訟者與其黠而
嗾民訟者稍稍按法收坐之其邑多冶金而僞
廬而市者僅數百家而治者半予又廉其僞甚
者收坐之餘並出之境邑人大悅予視縣僅六
十五日而以先君南溪公病沒奔喪來歸矣邑
之父老携其幼遮道而哭送之者殆千人其隨
予來歸而伏先君柩而號者殆數十人甚且有
嗚咽不能起者已而先孺人又病沒壬寅服闋
癸卯秋始及謁選補丹徒丹徒縮江而縣頗衝

疲予時以哭先君及孺人之喪過瘠病怔忡甚
且日怖死業欲毀檄矣友人唐司諫過予強之
且曰君非死病也君特耗心血而怖耳莊生不
云乎瓦鑄者巧金鑄者拙丹徒故多名醫君姑
之官而醫醫不效投牒自免未晚也予以明年
二月之官夏大旱當是時火入斗而南由蜀漢
抵豫章北迤江淮吳越蓋數千里也而吳越爲
最甚民大饑猶幸徐以北黍稷麥菽稍稍收也
然江淮間並閉糴穀價日踴石千緡予迺移檄

諸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闕血爲患矣五伯會盟猶且耻之而况於四海一家乎聞古之救災者增價以招商未聞閉糴也諸司並罷令已而予以救荒無他法惟預多糴迺括縣之厚貲者數百家令其四出糴榜曰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某糴黍稷麥菽合若干聽各隨便轉糴官無與已而縣以內轉糴而貯者累數萬衆稍稍恃以無恐予又括庫金凡數千金而贏則又請以轉糴或得其什二之羨以備

賑巡撫丁公一夔下其法於諸州郡於是穀價稍稍平然濟沛而下北及京師並減半頗聞京軍以月糧籌轉市每石僅三錢予建議頻年歲饑戶部於漕糧中數靳不肯多議蠲莫若於請蠲之外多議折多議折則每石五錢并耗七斗七升咸可減免 朝廷且不費而惠矣便甚巡撫丁公大悅上其議於 朝於是江南諸郡漕糧得蠲者四十萬石議折者復八十餘萬而以本色輓者特八十萬而已予時又聞南京倉可

支五年而羨復議減價平糶之法於丁公丁公則又轉以咨於南戶部而南戶部奏如議江南雖旱甚而其穀價率不甚貴者凡以諸畫故也丹徒之田半枕山半枕江枕山者惟近池窪者稍及藁刈而已餘並旱燠死而枕江者猶得以時其潮之升而相灌溉故獨無患予廼請以蠲者及其不盡蠲而議折者歸山田餘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得以無稅也已而編里甲予按故牒凡戶禮兵三部歲派如祥襖淺船光祿寺

肥猪肥鷄及歲貢鄉飲酒之屬歲所不得罷他如工部坐派二硃顏料生熟銅皮張之屬則嘉靖以來歲所緩解即解亦罕及掣批附卷者大較縣之猾與其吏胥者互相侵牟而已於是括縣之歲額凡萬金予廼議罷去者五千金其五千金則以歸江田而山田之民得以無辦里甲也未幾編均徭除巡司弓兵額係江防外其他若舖兵皂隸甲首門子館夫渡夫之類固可十而五六也於是舖兵故七十餘人而議罷者四

十餘人皂隸故二百人而議罷者一百一十人
甲首故二百四十人而議罷者一百六十人門
子館夫渡夫而下率做此縣故額均徭凡五千
金而予之議罷者殆三千金其二千金則以歸
江田而山田之民又得以無辦均徭也已而又
權夫按故事每田十畝權夫一名計銀五分七
釐大較歲權田匝縣而復半甚且再權予廼罷
去諸所不當給夫者甚且士大夫之縮厨傳而
過亦議以災弛力特為減革故予吏丹徒凡二

載而其權田夫特一匝而已歲所省亦不下數
千金然亦並歸之江田而山田之民亦不以及
也時則江田之民不加賦而山田之民稍得以
免官府之科而共為掘蕨煮草及剥樹皮而食
已而散賑按故牒並以聽里胥者之籍而已予
閱之里胥所私者什七八也核之者再猶半偽
予一日遍召長鄉賦者而曰歲大饑其所不能
輸賦者衆今且不免代為之輸矣柰何衆皆泣
然泣予亦泣因括實徵冊而投于衆曰若各以

戶之下下不能輸者試別而識之凡得數千戶
彼方以代輸爲患故特力檢其下下者以聞於
官而初不意予覈饑戶也予旣得稍稍按之以
爲散賑者參覈之籍矣然此特籍之在官者而
已其故無籍於官而流且傭於山谷閭里之間
者殆衆也故時放賑者多聚城遠者一百二百
里近者亦不下五七十里及聚而不以期往往
饑且疫死者相屬間得賑率以守支日久而歸
則空囊矣予迺以單騎遍行縣且故所括縣中

厚貲之家聽其互相轉糴及散庫金而貯者殆
碁布於諸鄉者也於是按各鄉所貯爲之泐鄉
而賑約以某日抵某鄉某鄉之饑故籍於官與
其未及籍而告者並聽核核旣信人各食之以
粥而給之以印符曰某饑戶該穀若干聽其隨
便而支貯穀者則各按戶收符爲券已而山谷
之携輶輦廢及瘦且惡疾者屬於道予一一爲
之拊問而賑賑者凡萬八千戶而以之覆里胥
所籍特什之二三而已予散賑匝兩月雖病疴

六自華林稿卷十一
六
忡不敢厭倦凡窮山絕壑無不攜病而過按戶而食活者凡數萬人然卒以沿鄉而貯沿鄉而散率並免守支與其聚而為疫者之患也當是時江以南饑而待賑者數十州縣巡按呂公洵下散賑之令曰災有異等人有異材地有異宜諸郡縣其各上所散賑之法予按古散賑之法惟曾鞏趙汴為最然特紙上之言而已及按縣又不得不隨所睹而布畫者予一切細大並隨便措置而撫按諸公又過以予所建議並中機

宜也每一議上不特按行而已且并下其議於數十州郡數十州郡或合或否然大都採予議而相准以行者什七八也已而天子勅各

撫按凡諸郡縣吏救災有異政者其以聞而撫巡二公並以予首江南諸郡縣聞於朝予亦尋得入為禮部儀制復徙吏部司勳矣此特議災行賑之畧也他如躬為儉約問民疾苦凡受訟毋以期其及兩相輸而罷不願招擬而讞者聽故訟者百人其及按罪收坐者特五七人甚者

一二人餘皆面諭罷去故人自便凡徵科母以管與民為期會而已縣庭中嘗竟日無人迹者鄉大夫唐公侃故孝廉以南京刑部郎中沒於官而無以為殮則解囊中金為之殮而歸又為之市腴田八十畝以食其家請唐司諫銘其墓祠之于學官令其孫得隸之衣巾以奉祠事特耻為俗吏孳孳然以興俗約法便民為務間則聚生徒與之解經問難不輟寒暑御史嘗乘轆刺縣中大猾犯法者輒自劾曰某治官無狀

然他無訛法者御史為之霽威而罷御史又嘗議勸分予前曰古者勸分之政譬之剜肉而食人也縣中獨有勲戚家若魏國公而下所占沒洲田而負之租者殆鉅萬按法追之則不必勸分而備賑者半矣御史大悅復欲收坐之予特抱案不以上出以諭勲戚家亟為輸官且免罪入以解於御史庭且請租既至乞無相坐三日夜江上艦米者魚貫不絕凡萬餘斛其事上多木強繩下以威而不盡法幸類此惜也其志雖

勤而經術疎淺不足以倣古者循吏之遺此則到今來猶多愧心者也嗟乎使予今縮縣綬爲吏豈敢誦誦若是已乎時隆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書

附錄丹徒縣荒政記祭酒姜寶撰

嘉靖歲甲辰廉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爲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饑甚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旣嘗移檄諸司

請開閉糴禁通商矣又聞京師因徐沛以北歲頗登也而米價不甚踴於是議請蠲之外又議請折折於歲額不爲損而每石省耗費且三之二其爲民賜蓋大略與蠲等巡撫丁公是其議而疏行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蠲者四十萬而折倍於蠲其以本色輓僅十之三四而已公爲丹徒請而兼及於江南如此又以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田者殆相半山田旱而赤地矣猶幸洲於江者因潮以濟漑

也而稍稍收於是爲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稅又於里甲均徭夫差三者皆援弛力薄征故事請於院司府減免其半以歸於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即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民因寬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有田而田少稱下下戶者未遍也於是乃議

賑先是公以徐沛間歲頗登而請開閉糴禁也括庫金共五千餘文官糴之本而民有厚於貲者恣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令棋置所糴於各鄉以待行事旣而又虞里胥者籍饑戶徃徃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予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則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爲病已故悉檢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覈饑戶也凡饑戶之籍於官者旣得矣公又以故無籍於官而流且

自漢書卷之十一
備於山谷間里間者未遍也於是又議爲沿
鄉審放之法以卑騎通行縣每至一鄉則故
嘗籍於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並聽核核而
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受
粟而主賑者按戶收符爲券前此厚貲者之
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
取償而已公蓋以此爲佐賑之一策亦未嘗
奪其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
八千戶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饑下

戶以聽審而守文城市中其爲勞且費與聚
而爲疫癘之患旣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
緣得售其奸欺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
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
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
於乎公可謂有造於丹徒矣故公去丹徒已
二十有六年而士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
爲記者玉山嚴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
口也於乎難矣難矣予嘗謂救荒猶醫病然

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
視病人能盡見五藏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
能通神如此不知其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
也公於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通神
者歟不然事至難處亦難濟何其善處而能
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
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為災正疾多而病
道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予亦安
得不為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為公記其事乃
為盧扁者傳寫其方書也而水災與旱災異
江田漂沒與山田赤地同又在後之長民者
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庶有瘳於公通神
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甫湖之
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於世不止此
而予所記者荒政也故荒政外不及云

府江紀事

嘉靖辛亥春二月予由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
陞廣西僉事時頗聞執政所構竊自憐願為棄

官投檄矣秋七月適應警庵公檟總督兩廣輒遣吏移文強之且再予始以壬子入粵右粵右諸道惟府江爲最險兩岸山旣壁立盤礴六七百里而又叢木深箐諸徭獞數出沒劫殺吏民正德年間陳公金大征無功而府江道兵威不行遂以孤壘與諸徭獞相羈靡而已陽朔縣特甚陽朔縣抱江而城蓋縮府江之咽喉者數十年來古田諸部落劫殺吏民稍稍蠶食諸州縣甚且縛陽朔令及其哨江百戶殺之督府歐陽

公輩嘗疏請三省夾勦未果已而應公至陽朔吏民之泣而請兵者朝且夕也比予至公輒以函牋賀萬壽事檄府江道兵備副使楊公而故以署府江道檄予且以大征一切軍興事宜屬之予抱檄行部稍稍按往牒及帳下吏士諳兵事者大略治南粵諸夷莫善於鴟勦莫不善於大征何者夷雖醜類其凶悍鴛鷺者特十之一百之一而已擇其渠魁而鴟之而餘不以及則諸部落罪案始分人人知懼大征則湮山刊

谷而部斬之矣其爲功莫真於鷓勦而莫贖於
大征鷓勦者師不移時倏而入倏而出如鷓之
搏兔然故其爲功最真而大征者非徵兵儲餉
者踰年不辦兵未集而賊皆走險矣其始也兵
連禍結其繼也率斬他賊以緩罪故其爲功多
贖然當事者徃徃利附大征而不便鷓勦大征
之師如太山壓卵奏捷之後輒冒爵賞而鷓勦
之法少不利則罪且收坐之矣予故深憂之又
按故當事並知鷓勦之善而不敢遽行者有三

一曰將士不勒習二曰嚮道不審三曰機事不
密予按部署諸戍兵凡五千汰其老者弱者及
括其空名而隸尺籍者於是嚴之以古者什伍
之法使之朝夕勒戰而上中下其食焉上焉者
則授之摧鋒或爲伏隘而以將領之驍悍者統
之次焉者則列袍鼓赴干櫓而以將領之老練
者統之下焉者則以給兵馬儲糗之役而已又
日出金錢分給諸將領各自以所部署之兵相
團射及其槍牌諸技於是人人頗願自爲戰而

又以前道不審者諸獠獞並阻山谷之險縣崖
飛棧深林茂箐故也我師之偵者既不得入何
以測彼已習向背而覘緩急於是別募死士爲
緝事軍且令各携善繪事者而入夜行晝伏分
道深入至則各圖其山川道里以出其賊巢爲
左某賊巢爲右某巢枕某隘某巢控某江某巢
與某巢相姻黨當別爲行間某巢與某巢相讐
殺可遺金錢使之相夾擊而其圖又恐邏者之
及也以藥筆傳之紙絕無可睹見者出則又

按圖別聚沙爲山谷狀不二三月間而府江所
轄諸夷若其最狡且險者八十二處稍次者亦
不下百餘處大畧並如掌股間矣然亦不敢輒
按舉鵬勦之法惟日以戍兵巡邏山谷間又往
往刺熟獠獞者出之稍稍犒之以牛酒甚且恣
之以金錢綺繡針線貨物已而諸熟獠獞又以
予故推誠拊之也亦往往以黨中陰事或相讐
殺及其險夷時時向予指畫予輒厚遺之而歸
又未幾他獠獞故行劫殺者且患予或按兵鵬

勤亦時時隨諸熟狺獵出行謁矣予亦厚遺而遣之間擇其罪案最著者大桐江輩劫殺吏民數多予僅腕一酋之目以歸當是時予雖未嘗按舉勦之法而諸夷酋故行劫殺者夜則挈妻子竄山谷晝則携之還故穴而風雨凍餒恐恐朝夕矣已而入監鄉試事既竣陽朔吏民復告急應公且檄予面授之曰大征陽朔事屬君久矣君且指畫如何予前曰大征事非陳兵十萬不可爲功兵志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波於

道路者數十萬家且陽朔諸獯本古田部落其遺種不下數萬若三省夾征則兵連不解爲患匪輕矣由予觀之治夷如擊狐出則疾刺之不出則聽其穴伏而已毀城熏社非計也倘聽其鵬勦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陽朔縣可完江道可通矣公又曰鵬勦恐不可多斬馘斬馘少則賊不畏且柰何予又前言曰陽朔塹江而縣左則金寶頂等三十餘砦右則鬼子等一十七砦相爲表裏者也鬼子等賊殺縣令張

士毅以來非惟官府吏民憤之雖其黨中諸部落亦深嫉而怨之何者策督府必征故也某若聲其罪以鷓勦之兵而按行大征之法則其黨中亦懼而且謀自完不敢移兵相抗矣况鬼子若前則帶江背則枕恭城扼其江則諸賊必奔恭城恭城遠近讐其刼殺久矣可盡而俘也公曰善予歸括所部署得戍兵五千人先遣千人隸都指揮鍾坤秀於搨鼓岩即控金寶頂故處以斷其右臂者也而諸獍中日遣其黨偵予兵

動靜雖予之左右吏胥亦時時與之私金錢者且鬼子若亦揣知吏民數請兵故期以十月蹇神起兵稱亂矣予廼分所部署兵為七各按日時或詐渡荔浦而東或越富川而南或扼陽朔江而脅或從恭城而背或從平樂而突並夜則啣枚晝則伏山窟中所過道立幟而輒榜曰軍門且進兵十萬討某賊若矣他各閉若自完無得擅出及舉兵相嚮舉兵相嚮者輒移師夷之當是時予之戍兵僅五千人特分道疾入而又

以兵扼江江東西斷而爲二諸夷酋並膽落四望旗幟彌山谷固不能測官兵若干也雖諸將領亦各自按牒分兵力攻抑不自知官兵共若干也不終朝連破十七砦而予又以恭城諸鄉兵及他熟徭兵伏賊之隘於是結營而蒐前後俘斬及生擒共二百二十人弁被虜幼口凡千人以歸是役也軍門遂不遣一卒不費一金而所奪還民田且十餘萬畝矣旋師之日懽聲動地非獨陽朔孤城得以稍完而他州縣凡被夷

首所占沒田廬與劫畧牛羊男婦者並來歸相屬者如市應公始列其事於朝 天子爲之

加公兵部尚書平蠻將軍鎮遠侯以下賞賚以差予亦與都指揮鍾坤秀並陞二級提學王宗沐書其事於陽朔江上而鄉大夫蘇公木輩相與帥吏民伐石而碑並祠應公及予與鍾坤秀三人於其縣此則予之署兵府江之本末也軍門志亦載其略太較以鵬勦而行大征之法古今所創其以徭爲導俘斬數多且千人以上抑

亦古今所未覩者他欲築廣運足灘二堡以屯
戍兵弁槎府江兩岸諸山且倣唐宋故事令夷
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與之互市魚鹽以為利
又議永安脩仁一帶韓襄毅公所勦殺太多雖
設五屯千戶所以戍守其中然於今實贅疣也
莫若招東蘭那地丹州子孫衆而土狹者聽其
分兵戍守且耕且戰願得其地而籍之者聽備
於五屯之間設一夷州如東蘭等州土目故事
亦古人以夷治夷之法也會予明年改為大名
道副使事雖未及施行而粵之人至今猶有按
其說而傳之者隆慶二年十二月望日書

附錄陽朔紀事碑

山西布政前廣西提學僉事王宗沐撰

廣西陽朔縣治介盜區而胡北獍尤稱逼肆
聯絡古田自弘治中官兵征之不克敗沒總
兵叅議因而驚桀遁移入據鬼子莊頭等巢
時出掠殺其令張士毅占民里田廬令不得
耕牧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提督府始命都指
揮鍾君坤秀統千人戍之而僉事歸安茅公

坤來視府江兵備事是年八月賊出掠公以兵五百益鍾邀之擂鼓山殲五十三人十月戍兵又掩捕賊酋四人其黨益急殺牛誓衆謀大舉公密請督府符下得便宜行事是月十二日公部署七哨合狼柳軍兵三千人約鍾君密搗其穴別以知縣王弼率舟師往來江上遏其西渡百戶李爵以堡兵駐石井防其東逸劉宗武以鄉兵守巢後而獨千戶陳襲將千人揚聲故渡荔浦江迂道誤之調者

還報而賊稍懈十五日夜兵集各戰其地指揮吳國威克莊頭馬蹄千戶孔繼宗克木羅水鷄劉承緒克馬驢外祚百戶李環克爐岩義勇嚴璉克新橋倒龍千戶劉積滄克刀山強布惟襲等所當鬼子巢堅箐深從高下木石拒戰明日始克之合凡斬首一百六十七顆擒俘三百八十七人獲牛馬及走死者稱是威震遠近凱還賞賚有差是役也實督府遂昌應公文武爲憲申賞罰法且許其屬以

便宜而茅公又弘才壯志畫中機宜方戰日
雨甚公焚香禱天願以已生二年易晴二日
佑將士其勤類此故能約兵省費而斬獲奇
捷誠傳載鵬勦所未嘗有陽朔里戶婦子自
是始知樂生日卧帖席云

三黜紀事

嘉靖戊戌予舉進士或有謬以予善古文辭聞
於執政者又二年適方士以禱祠之術獻
天子而執政貴溪公欲應 明詔大蒐諸少年

負文望者入爲詞臣予未之知也同年陳君昌
積過予稍稍洩且屈指數某某凡八人予與
翁君大立並在數中予甚駭俄而翁君從外來
予廼私膝翁君而謀曰君得無以執政所籍我
輩爲詞臣者而過乎語所謂宰相奴也翁君哂
然曰是也且柰何予曰君何以受知貴溪公翁
君曰客有私以予文示翟石門者故執政帷而
闔謀遂相及耳予曰某殆未之識者也抑何以
次諸君數中翁君曰詔選庶吉士聞同鄉唐漁

石張甬川兩先生蓋嘗並以君氏名薦於貴溪公已而事雖寢猶雅重君才近聞同年吳君春特口譽君不置也予且過辭翟公所君第請之吳君可免矣明日吏部有寫本人者轉相語頗亟聞翁君已免予憤鬱甚迺爲書數千言以辭於吳君春而書中語稍稍侵吳君且咎其不當汚我爲也而吳君者執政婿也亦怒遂以其書投貴溪公執執恨甚且誠吏部除予邊徼令適文選郎中李公開先故嘗雅以文相友善者力

爲講解迺得除青陽縣然按青陽令久無甲科者甲科自予始已而青陽以喪歸壬寅服除癸卯謁選吏部適執政分宜公以其邑缺令遣從事者以予屬文選時文選郎中予同鄉鄭端簡公曉也予亟過辭於公公亦憐予數以解於分宜卒不可已而刺其故則友人員外郎朱公某嘗以予所故錄詩什者表示彭內翰某彭內翰某則分宜邑子也遂以轉相聞而噐許之耳予既窘業且按例請補教公亦稍稍聞又他同年

某間以語分宜之子太常君曰某子湖中故以
狂且拗聞者也君何利焉假令令分宜第不便
已而彭內翰別請補同年江君應選而予遂獲
免予雖免而分宜父子所深憾而讐且欲中以
危禍者屢矣予補丹徒會歲饑而
天子詔
求救災異政撫按並以予首江南郡縣以聞他
使君又例以賢能聞者凡十餘上又適唐漁石
公爲吏部尚書公入吏部三日而予擢儀制又
未幾且徙司勳當是時吏部侍郎徐公方引擢

天下材望之士而士之有志當世者以不及出
其門爲恨而予故門下士也顧特廬喪時嘗過
弔之適他沮來歸而予之罪釁稍稍屬公齒頰
間未幾文選司郎中高公簡坐他釁謫戍尚書
唐公削籍予與司封何君遷並外調居二年徙
南京車駕又徙精膳當是時侍郎公已擢爲宗
伯譽望籍甚中外士無不人人願其入相
天子者適其子以科場事爲監試御史者論列
於朝時己酉秋八月十五日也俄而給事中萬

君文彩復和之久之未報九月二十五日予由省署退私過某某亦公門下士也且前膝予曰聞兩御史業已論列其事彼監試職也無足怪者第科中萬君不當復爲云云耳且不知疏所論列何狀聞萬君者君故同年也倘肯私爲刺之否乎予難之曰彼且抗疏論大臣豈肯輕以示人某又曰君第往今踰月矣不旬日邸報且至吾特亟聞其槩耳予故熱心人於某亦雅以文章相友善者也遂許之某輒飯予遣吏一人

同予過候萬君萬君者故多病於縉紳間絕無他往來者且館西闕門一中官家予以刺入閣者曰病且久嚮不見賓客予復詰闕者曰吾同年故知非他比也而且第報食頃萬君出予前揖言曰希闊久矣頃聞君有大建白何如萬君曰慙愧慙愧某且不知好醜妄有論列業已辦青衣待罪於此何敢稱建白乎又前曳予袞而曰君茲來甚善某滇人也萬里孤臣且母年八十兒尚孩携旦夕或他變惟君與諸同年共爲

携之還故滇吾無憾矣予掀髯笑曰君之事豈
特遽至此且試出疏藁觀之萬君猶三謝不從
已而予曰君且托予同年輩以母子爲之周旋
萬里區區疏藁獨不可出而臨觀之乎萬君始
口誦疏中殊語十餘字予曰君第出疏予當爲
君擘畫茲事使其言而當歟則君固當從今以
直聲聞天下也使其言而否則君之事或屬不
測予第當如君所屬一一善計也萬君始按疏
本末而口誦之因得君所論科場外復及參劾

公云云予愀然變色萬君亦愕曰予且不免逮
繫矣乎予笑曰科場事業已有臺中兩君論列
之矣君特按其事而尾言之耳何以遽爾逮繫
也萬君曰爾何爲也變予曰君茲舉且重拂天
下公議矣爲之奈何萬君曰予頃謬爲此疏臺
諫諸君並以予所言特壯而君何以獨爲云云
若此予曰今執政分宜公瀾亂中外者久矣中
外士大夫無不人人日夜覬望其去抑且覬望
公與茶陵公同心秉政者今君所言豈以分宜

公固當又相便國家乎然君爲天子耳目臣抗
疏論列不以及分宜而以及其竊爲君不取也
萬君復曰分宜公天下士大夫故嘗論列之久
矣予第言人所不言者耳予又獵襟起曰古語
固有世所不言而獨言之者彼第以所言者固
天下公議特其批宮掖犯權倖人不敢言而彼
獨言之者耳君今日所言則天下之不忍言而
第不以言者君迺獨言之可乎萬君始鞅鞅不
自安復前曰今且柰何予曰君自今以往宦轍

屬不利矣萬君曰行且考察其公擊予而去之
乎予曰南都耳目最公彼焉能考察及君也又
曰然則何云不利予曰君第徒追之徼一僉事或
考滿後當按故事領一叅議以歸不然殆不免
穆生所云矣予兩人笑而別遂携所從吏以其
所耳接於萬君者一一口覆其蓋是日申刻也
其所從吏特忘姓名一一可面覆者予是時豈
知某以予曩不及弔喪兩相猜故爲曲計詭予
而特偵其事本末將以入媚於執政者也已而

予辭去某輒向夜分繕寫云云遣使馬疾馳以聞於公公始大怒數以遍告中朝士大夫且謂予險詖陰賊若此而南都卿貳以下其以考滿及函壽牋或他公差赴京邑來歸者徃徃私以轉語予予無以自辯抑聞萬致齋尚書公而下軒然爲僕口訟之者然而某旣先邸報以所托予探萬君者私聞於公公焉得不信公旣信焉得不爲睚眦深刺骨予之罪始膠漆牢固卒無以自解矣未幾予徙爲廣西僉事已而稍稍以

矢石勞間及叙錄又未幾輒坐罪構削籍以去予所欷歔嗚咽者豈可勝道也雖然猶幸公厚德海內學士大夫所共指爲富歐韓范不忍深中以危禍予猶得少延殘喘以至於今縱不及翱翔四方以戮力當世猶及遵初服狎麋鹿而卧泉石則皆仁人之賜也嗟乎予因系之以言而誠諸子姪及族姓曰吾故三獲罪於執政而祖父所手詩書教我望我與我生平所自爲襟負者今殆已矣然而曩時盛爲劓刻之行辭詞

臣辭分宜雖不得士之中行其過猶薄且故與
詞垣者或他改郎署或辭疾不赴得無恙餘皆
敗去即如領分宜者雖徙他官禍終不免何者
人情譴訛難以完名故也予於前忤兩公處不
爲悔至於後之所忤予本師第間特過州里哭
其喪不及遂事他日積猜絀禍卒爲讒人者所
間以至於此豈盡讒人所構哉詩不云乎天作
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予之所以仰天摧心
而泣而於今猶不能不爲汗發沾衣也善乎李
中丞克齋嘗謂予曰以君之才忤他執政猶之
可也而忤斯人可謂兩賢相扼也已悲夫隆慶
元年春二月書于三黜堂

皇

皇
木
和
考
二

三
八

卷之三